

●河北中青年作家丛书·散文卷

太行魂

韩秋长

●花山文艺出版社



九月柿子紅梅掛燈籠當年
筆下意今日眼中情春華人皆
愛秋實我獨鍾飽暖安天下
所賴在農耕

太行魂出版書局作誌賀以贈
韓秋長同志

浪波
西五月
石門

全國著名詩人、河北省文聯
黨組書記浪波為本集的題詩



作者简介

韩秋长，笔名秋英。

1946年生
于河北省
内邱县金
店镇韩家
庄村。他
以太行
山为生活

基地，发表文学作品逾百万字。作品曾多次在国家及省内外获奖，并选入多种选本。并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现任内邱县文联主席，二级作家，河北省作协会员，曾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书中。

序

王季冬

继长篇小说《成熟在九月》出版后，韩秋长同志的散文、报告文学集《太行魂》又问世了。

秋长同志让我为这本集子作序。大凡为书作序者，是作家、评论家、教授，学者的事，而我这位文学艺术的门外汉实在是难以从命。秋长同志再三请求，我辞谢再三，盛情难却无奈不得不应命，硬着头皮说说心里话。

秋长同志原在我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我们过去经常共同为县领导写报告、起草文件，还搞些新闻稿件。相处十几年工作中，我深深了解他坦荡开朗的性格，他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及在文学创作中付出的艰辛。

秋长同志对文学酷爱程度是令人敬佩的。他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真正创作旺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记得那时他经常写作到深夜，白天依旧在宣传部从事繁重的文字工作。我真不能相信，他矮矮的个子里，从那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1985年他年已16岁的儿子在距考高中三天时突然溺水而亡。我知道秋长同志生下来五个月丧父，母亲改嫁，七岁时祖母病亡，九岁时祖父离世。如今他又中年失去在学校是高才生的爱子，这意外的打击是难以让

人承受的。而他硬是忍受着巨大悲痛，完成了长篇小说《成熟在九月》的初稿。望着他案上一尺多高的手稿，我们无不为其精神所感动！事后，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也许是对文学酷爱这一精神支柱的支撑，才使他挺了过来。1986年县委提拔他为中层领导干部，凭着他的才华，找个显赫的单位任职是满有把握的，而他再三请求，到当时有名无实的县文联去任职。对此，很多同志是不理解的。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赞同支持了他这一决定。正象我对他人预料的那样，秋长同志主持县文联工作以后，我县文学艺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县文联工作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凭着他对文学事业的真挚追求和那股拼搏精神，近六、七年发表各类文学作品逾百万字，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书中，这位没进过大学的孤儿，自学成才成长为党和人民的二级作家。

秋长同志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创作速度之快的原因，我觉得除他勤奋创作，经历坎坷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自己的生活基地。我想这和农民有自己责任田一样，作家有自己的生活基地是大有作为的。秋长同志参加工作就在我县深山区任语文教师，后来虽调到县城工作，但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深入到太行山区。他在太行之中，与太行人同呼吸共命运，亲身感触到改革开放带给古老太行的巨大变化，并由感而发，从心底深处呼出时代的真正强音。太行山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是写太行的。长篇小说《成熟在九月》是反映当代太行山区青年生活的。而《太行魂》更是他几年来发表的散文、报告文学专集写太行的。目前他正创作反映太行深山区民俗文化及

婚姻爱情的系列中篇。他逐步形成了太行山那种古朴、粗犷而又明快的创作风格，作品日益引起我省文艺界所注目，

秋长同志在写作方面是多面手。当年我们共同搞公文时，他对写报告、文件、新闻等几乎都能干。他擅长写典型材料，人物通讯还获过省级好通讯奖。后来他从事文学创作，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自不必说。还写故事、剧本、歌词、电视专题。近些年来，他把新闻、文学、电视有机结合起来。一个典型，他先写成文艺通讯在新闻界发表，再加工成报告文学在文学界进行传播，然后改写成电视专题片，自编自导搬上电视屏幕，很快将典型推了出去。我县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青年杨建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县水泥厂厂长申海群、省农业劳动模范杨双牛、王胜等典型都是这样宣传出来的。秋长同志近几年为省、地、县典型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此，县委、县政府连续六年为他记功授奖，还晋升了一级工资。县领导的重视、培养，自然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每当我们提及他创作硕果累累时，他却不以为然。他说，作为基层作家，好象乡间医生一样，什么病也得学会诊断治疗，但很难成为一位名医。近些年发表作品数量不少，但至今也没有写出一篇轰动文坛的成名作。作为基层作家的难言之衷我是理解的。他是有抱负的人，也正年富力强，我想他会带着太行山特有的风韵，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再攀高峰的。

1993年5月

（王季冬同志曾任中共内邱县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现任中共内邱县委副书记）

目 录

序	王季冬 (1)
---------	-----------

第一辑 太行密影

捏柿饼	(1)
山的印象	(3)
小溪闪烁、流淌着	(6)
画	(8)
狼劫	(9)
霸王草	(12)
鹊王庙拾零	(14)
趣谈吃柿子	(19)
奇树	(22)
树梢，那颗耀眼的红柿子	(26)

第二辑 太行婆娘

古槐	(29)
太行女儿的情怀	(32)

爱神在病榻前微笑	(45)
柿子熟了	(52)
桃园悲喜	(57)
村头，有棵歪脖子老桑树	(66)
山乡小院	(73)

第三辑 太行汉子

八品官	(77)
腾飞启示录	(89)
艰难的起飞	(108)
农民工程师	(125)
“马路馊子”的耻荣苦乐	(130)
夹缝中的崛起	(133)
浓笔巧绘鸽子城	(147)
太行汉子	(156)
鹊山新翠	(161)
青春的魅力	(167)
悠悠恩师情	(176)
崛起在地平线上	(179)

第四辑 太行雄风

山路弯弯	(189)
腾飞的奥秘	(208)
翠牛	(225)

心存公德	(235)
钻天杨	(241)
知心书记和他的知心朋友	(248)
“虎”行长	(253)
脾之歌	(262)
隆泉飘香	(270)
寻找回来的梦	(285)
时代风流颂	(291)
我是一个兵	(295)
龙岗潮	(311)

第五辑 太行英灵

丰碑下的缅怀	(323)
闪光的脚印	(338)
附：刘从荣的碑文	(346)
杜墨堂的碑文	(348)

捏 柿 饼

每年春节，太行山的乡亲们总是带些柿饼来。那柿饼大小一般，极圆极圆。包着一层纸钱厚的柿霜，白花花的似一堆银元。

同院的小孩子认不得这是什么，争着嚷：“我吃白饼饼！”小手一掰，紫红色的浓液拉成明渍渍的丝。尝一口，象一包蜜，软软的细甜。

大人们也惊叹着问：

“你们那里的柿饼为什么这么好？”

“捏的。”

“捏的？！”一脸脸惊惑。

是的，家乡的柿饼确实是捏的。

霜降。漫山满沟的红柿子全摘了，红艳艳地全浓缩在乡亲们的院落里。灯光下，月夜里，大人小孩齐动手，月芽似的旋柿刀飞转，飞出一条条红线，柿子顿时脱去了大红袍，变成杏黄色的馒头，整齐地排列在家乡的平房顶上。放眼望去，锦绣般地铺天盖地蒙住了小小的山庄。

硬柿子晒几天，刚有点发软，于是就开始捏柿子。这是极细极细的活儿，决不让粗手粗脚的男人去捏，只叫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和姑娘们去做。搬个蒲墩，半跪着一颗一颗地捏。

捏头遍柿子特别讲究用力。力小了，硬柿子捏不软。用

力大了，柿子破裂，会报废的。捏时务必细心，用力均匀。硬柿子捏软、拉长。一房柿子捏下来，需要二、三天，弄得女人们腰疼腿麻的。

然后，再日晒三、五天。但，阳光不能太毒。太毒了，软柿子会晒放炮的。那就前功尽弃了。乡亲们见是个毒天气，还要把捏软的柿子苦起来。

捡个不冷不热的晴朗天，长长的柿子擎在掌心，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随着转动，另一只手轻轻地捏，将长柿子往扁处捏。

这时节，最怕下雨。柿饼一落雨水，就会出现黑斑。天有点阴，乡亲们就慌慌张张将柿饼儿盖好，生怕被雨淋着。

一个半月下来，柿饼要捏三、五遍。柿饼儿越捏越扁，柿核慢慢被捏化了，溶成了一囊紫红色的浓液。

然后，再定型。根据柿饼的大小薄厚，要捏成均匀大小，自然靠自己的眼力判断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出柿霜。柿霜多少，代表了柿饼的质量优劣。柿霜出得多少，固然与柿子质量关系极大，但出霜的技术，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乡亲们特别注重这最后的工序。他们捡一天最晴朗的无风天，将成型的柿饼彻彻底底暴晒。然后，用苫布严严实实地盖上。这叫捂柿霜。割绝了阳光空气的柿饼，捂出了“汗”。那“汗”越多越好。然后，再捡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将苫布猛然掀开，秋风紧吹，柿饼逐渐发白。不到半天，柿霜凝成厚厚的一层，满房成了一铺白花花的银元了！

同院人，一脸惊惑消失了，发出唏嘘的赞叹：

“怪不得，你们那里的柿饼那么好！”

山的印象

山，给人的印象是美丽而富饶的。

奇峰异石、飞泉瀑布、山间小溪、珍花奇树，山好象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全收藏在它的怀抱里。山上还有森林、果木、药材、矿藏，人类繁衍生息，人类的文明和幸福，总离不开山。黄山、泰山、桂林的山，凡是旅游胜地，无不和山联系在一起的。画家画山，诗人为山吟唱。大城市里没有山，也要在繁华的广场，幽静的公园，筑以假山，可见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了。

然而，一想起故乡那座虎头山，它丑陋而贫瘠，粗野而无情，使我感到难言的耻辱和懊丧！

孩提时，每当我耍淘气，父母大声唬我说：“再淘气，把你扔到虎头山！”

一句话，吓得我再也不敢淘气了。我是跟父亲进过虎头山的。光秃秃的岩石，没有树木野草，没有山泉流水，到处是冷冰冰的顽石。山上静极啦，笼罩着一层阴森森的气氛。我紧紧拽着大人的衣角，不敢吭，偶尔说一句话，嶙峋的山谷，回荡着嗡嗡的余音，真让人胆颤心惊的。

后来，那个“大批促大干”的年代……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虎头山大理石开发公司”五层高楼，矗立在当年人造平原的旧址上，象欢迎我这位游子的归来。一座座大理石加

工厂，雕刻厂，理米厂，工厂林立，围山而建，百货大楼、电影院、工厂新村、宾馆、饭店，象一条五彩缤纷的彩带，把虎头山绕缠起来。乡亲们告诉我，虎头山是座大理石山，蕴藏量达十亿立方米。目前，县、乡、村建厂已二、三十家，从业人员达二、三万人，年利润达二亿多元。奇迹！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乡亲们把我领进产品展销大厅。一切好象走进了梦境，然而，又不是梦！琳琅满目的展品，使我赞叹不已。“雪花白”大理石，象雪花一样晶莹纯洁、洁白无瑕；“万年青”，青翠绿润，颜色古雅；“血鸡红”象鸡血那样鲜艳，光彩夺目，还有“豆瓣”、苹果绿、桃红、墨玉，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你瞧，这是天安门地下人行通道用我们的‘彩霞’大理石！”乡亲们自豪地指给我瞧。

在粉红滑润的石面上，彩霞大理石千姿百态、神态各异。有的似红霞朵朵，争相追逐，有的似山泉流水，飞云瀑布，有的似晚霞满天，飞虹溢彩。这些花纹自然形成，真让人惊叹！

乡亲们告诉我，首都一些建筑专家称彩霞为大理石家族中的珍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都穆斯林大厦、台湾饭店、亚运村、电子工业部等数十家宏伟建筑，将陆续用上家乡的大理石产品。

大理石产品使我赞不绝口，而故乡的雕刻更使我目瞪口呆。故乡虽属雕刻之乡，只不过雕些门墩石、狮子之类，且作功粗糙。现在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作工极其精致的群雕，高大的佛像，小巧玲珑的花草鱼虫。作功既有本地豪放豁达

之气概，又有学院派细腻之风格，还有敦煌飞天的传神风韵。

这简直是石雕艺术中的奇葩啊！我连声叫绝！

虎头山，赤裸着它黑黝黝的胸膛，虎视眈眈注视着故乡，注视着宇间的瞬间……。

小溪闪烁、流淌着

村头，有条小溪。

小溪，在我记忆里，闪烁着、流淌着。

我们一伙光屁股的孩娃子，在被溪水冲磨的铮亮的石头上蹦来跳去，去摸溪中的鱼虾。溅起的水花，落在溪边洗野菜的婶婶、大娘身上，不时招来他们一顿臭骂。我们不理睬，知道他们借机撒心中的闷气。那一荆筐筐的野菜，她们用力地搓啊洗啊，好象永远也搓洗不完。豆粒大的虚汗，从她们灰黄的脸上淌下来，滚落到溪水里。野菜的泥团，不能食用的茎叶，连同搓洗出来的绿色野菜汁，把清澈的小溪染成五颜六色的浊流。腐枝败叶，上流冲集下来的杂物，把小溪去路堵塞了，慢慢淤集成一层厚厚的污垢。溪水，只好在污垢下面，在石缝里钻来钻去，发出一阵阵痛苦的颤音！

小溪，蠕动着，哭泣着，淌出一股苦涩的泪。听说，要在窄谷中造人造平原，建高标准的“大寨田”。小溪，将要从这里死亡和消失！

小溪，呻吟着，述说着，昼夜不舍，述说着自己不幸和悲惨的命运……

小溪，侥幸地生存下来。在它那滚动的躯体上，没有创造出人造平原的奇迹。因为，在我们太行深山里，土，少得可怜，搜尽村周围的山山沟沟，恐怕也填不满小溪。

如今，覆盖在小溪上面的污垢，被人们揭去。小溪，顿

时恢复了它的面目，清新而活泼，蓬勃而有力。清澈的小溪，闪烁着，喧闹着，流淌着，终于焕发了青春。

溪边，山村姑娘排成行。不是洗野菜，而是洗她们买到的上海、北京的时装。晒在溪边花花绿绿的时装，象一把把海滩上的太阳伞，又象一簇簇盛开的迎春花，把小溪点缀得绚丽多彩。

小溪，村头的小溪，你使我激动，使我沉思！

我终于发现，你是一条发亮、彩色的小溪！

你有生命，还有感情！

小溪，清澈的小溪，象银练一样从山里流下来，流经村头，流向远方……

画

人们在村头，筑起一条宽阔坚实的水泥大坝。溪水，在这里停下来，汇集成一个十亩大的人造湖。平静的湖面，象一面巨大的镜子，把远处的山，近处的坡，村头的山货加工厂，蓝蓝的天，浮动的云，一切一切全融进它的镜子里。

湖边的垂柳，向湖水垂下一丝丝枝条。春风拂来，牵动一丝丝柳枝。柳枝，用淡黄嫩绿的彩笔，在平静的水面上，尽情地无休止地作画：

画，一群群戏水的鹅鸭，红鲤鱼跃水的瞬间，还有湖边饮水的一群群牛羊。

画，夕阳下，水泥坝上凭栏凝望的老人，还有身旁挣脱开老爷爷的手，偷偷要去戏水的孙孙。

画，烈日当空，青年小伙子在湖面激起飞腾的浪花，喧哗着进行着激烈的游泳比赛，还有岸边男女老少围观的啦啦队。

画，月色溶溶，山村姑娘在平静的湖水里，围在一起，悄悄洗那嫩白的肌体和松柔的墨发，还有，湖里那揉碎了，搏动着亮光的圆月。

画，水泥坝下，正在兴建的小型水力发电站，还有正在那里设计施工的山区青年新一代！